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09

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-26



2009

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I247.7
R307-2
2009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9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0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07727-4

I . 2… II . 人… III 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0735 号

责任编辑:付艳霞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常 虹 责任印制:李 博

2009 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0 千字 开本 88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875 插页 2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727-4

定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。

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怒目金刚	韩少功	1
手足	裘山山	18
胭脂杏	陈 年	37
寻找采芹	田 耳	51
宇宙	笛 安	72
小年	向本贵	85
桃花渡	叶 弥	114
夜是怎样黑下来的	张 楚	129
清明	郭文斌	154
史铁生小说一组	史铁生	168
隆冬	尤凤伟	179
解冻	迟子建	199
吼夜	季栋梁	223
伊琳娜的礼帽	铁 凝	236
汉泉耶稣	麦 家	251
雪夜访戴	徐则臣	265
热爱一只狗	邓一光	282
莲舞	储福金	305

非法营运者	李咏芹	321
立冬·立春	陈世旭	337
魂魄收集者	张 炜	357
我在哪里丢失了你.....	范小青	369
满月同行	潘向黎	383
你什么时候搬出去.....	洁 尘	400
默诵.....	王 棵	413
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	曾晓文	426
日光机场	苗 炜	453
黑领掠鸟	须一瓜	471
爱情到处流传	付秀莹	490

怒目金刚

韩少功

老邱会砌墙，一把砌刀敲得当当响，只要砖块和灰浆供得上，两三个呼呼喘气的砌匠也赶不上他。他又会打猎，一枪放倒野猪，用不着其他人补枪，大家只管前去挂绳子抬肉就是。他还身高体壮，见几个后生抬一根水泥电杆上山，别别扭扭，累得嘴斜鼻子歪，便一声冷笑：“啰嗦，啰嗦，这么多筷子如何夹肉呢？”他扬扬手让后生们后退，自己紧了紧腰带，大吼一声，三百多斤的电杆就上了肩，稳稳地腾空而去，吓得后生们无不倒吸冷气，再也不敢要求加工钱。

正因为身手不凡，加上全乡在他的整治下粮食增产，他这两年臭脾气见长，帽子从没戴正过，衣襟从没扣好过，眼睛珠子总是朝天上翻。“你小子”“我老子”“他妈的”“老子崩了你”一类行伍京骂，动不动就遍地开花，大戳乡亲们的耳朵。但大家拿这位活阎王能怎么办？他说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你就不敢说从东边出来。他说一天有二十五个钟头，你就不敢少说一个钟头。人们忍气吞声，任他一张臭嘴到处吆三喝四骂东骂西，任他四方步、八字步、蛤蟆步或螃蟹步呼呼地带风，走到哪里都排山倒海。用本地人的话来说：他要进你家的门，你得赶紧砸门

框。他要是在你家坐，你得赶紧往椅子下支砖。

这些话的意思，是指这位书记霸气太大，门框都容不下；也太重，椅子也顶不住。全乡的门框和椅子都遭了殃。

这一天，活该吴家村的玉和倒霉了。刚过大年初五，老邱召集村干部们学习。这正是大抓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农村的时代，物质、精神、内因、外因、质变、量变、辩证法、形而上学……这一类小册子上的古怪名词折腾得大家冒虚汗、翻白眼以及舌头抽筋。但哲学是明白学、鼓劲学、斗争学、粮食增产学和肉猪长膘学，哪个敢不捧着小册子出汗？哪个敢逃脱这种哲学大刑？

玉和来迟了，拍拍身上的雪花，笼着袖子往墙角里蛇行鼠窜。

“嘿！站住！”书记铁青着脸，“你小子怎么又迟到？”

“我……刚才看见对面山上牛吃菜……”

“哄鬼呵？今天是牛吃菜，明天是鸡吃谷，每次迟到都有理。妈那个×，我看你小子就是目无领导对抗学习！”

“确实是断了牛绳，真的，不信你自己去看看，西坡的油菜秧子少了好大一片。我要是说假话，就把舌头割在这里。”

“油菜重要还是哲学重要？你就不能叫别的人去赶牛？你猪娘养的啊？不会动动脑子啊？要是在战场上，迟到半分钟也不行。妈那个×，贻误战机，军法从事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”

书记今天火气特别大，主要是发现下属的学习一塌糊涂，不是把“黑格尔”记成了“黑木耳”，就是把“辩证法”记成了“变戏法”，甚至把“巴黎公社”理解成“篱笆公社”，将来遇到上级派人来检查，肯定烂他的场子和大丢他的脸面么。他已经拍了三次桌子，疯狗一样逮谁骂谁。据玉和后来清算，那骂娘骂爷的粪团子至少砸下了一筐。

说起来，玉和虽是尖嘴猴腮苦瓜脸，但在同姓宗亲中辈分

居高，被好几位白发老人前一个“叔”后一个“伯”地叫着，一直享受着破格的尊荣。因为读过两三年私塾，他能够办文书，写对联，唱丧歌，算是知书识礼之士，有时候还被尊为“吴先生”，吃酒席总是入上座，祭先人总是跪前排，遇到左邻右舍有事便得出头拿个主意。想一想吧，这样的堂堂君子为何今天成了茅厕板子说踩就踩？成了床下夜壶说尿就尿？不就是迟到么？不就是赶了一回牛并且在水沟里摔了一跤么？他姓邱的凭什么狼心狗肺当众打脸？

玉和抹了把脸，端坐着一声不吭，只是休会时在门口拦住了书记，说你慢点走，我有事要说。

书记斜瞅了他一眼，说你迟到这么久，还有什么屁事？说完向另一个人交代运化肥和挖塘泥的任务，发出哈哈大笑。几个人额对额地借火点烟，亲热出抹脑袋和捅腰身一类动作。

玉和嘟哝一句：我要辞职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要辞职！”玉和只得高声。

对方这才扫来胡乱的一瞥：“想叫板？你今天迟到，我骂你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骂得对，都对。”

“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“你骂我对，骂我娘不对。我娘没有要我迟到，还特别怕我迟到，今天一大早就起床给我煮饭，三番五次催我出门，说山上有雪不好走。你如何左一句‘猪娘养的’右一句‘妈的×’？这事与我娘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同我说清楚。”

邱书记一怔，翻了个白眼，“我这是……这是……教训你。”

“你明明是骂我娘，哪是教训我？这大家都听到了，人人可以作证。”

书记左看一眼,右看一眼,说不出话来,最后憋出了一个大红脸,呼啦啦甩下烟头拂袖而去。

副书记见玉和跟上去纠缠,只好插上来紧急救驾。“玉和同志,你辞什么职?给人剃了半个脑袋就丢下不管?有话好好说,好好说。你看事情是这样的。今天你来迟了,与你娘确实没关系。书记也不是要骂你的娘,只是他当过几年兵,习惯了队伍里骂人的一些口白。你不能太认真啊。”

“怪事,对娘不认真,他姓邱的是树上结的?是土里长的?是螺丝壳里蹦出来的?莫非只有他的娘金贵,别人的娘就是狗屎?”

“你消消气,骂娘确实,确实这个么……”

“今天才初六,照规矩元宵节之前都是过年,得讲个喜庆和睦。他这个时候当着上下百多号人来指着鼻子骂娘,是不是欺人太甚?”

“人家老邱可能根本没掐这个日子……”

“我比他整整大一轮,多吃了十二年的饭,他也没掐一掐?出门要尊贤,入门要敬长,他连这个道理也不懂?”

“这样吧,你抽烟,你抽烟,我把你的意见转告他……”

“你告诉他:去年他来我们队蹲点,我娘为他煮过饭,烧过茶,洗过衣,做过鞋垫,亏了他么?他不记恩也就算了,为何一转脸恩将仇报?我娘快七十的人了,一辈子没做过恶事,连蚂蚁都不踩,连蚊子都不打,脑壳痛了十年,腿痛了二十年,眼下只剩下几粒牙齿喝稀饭……”

玉和不愧是吴先生,一较真果然有板有眼,条理分明,证据确凿,情理并茂,大义凛然,气壮山河,铁齿铜牙足以逼得对手一截截出尿。副书记知道今天遇到大麻烦了,再递烟也无济于事,再拍肩再赔笑也阵脚难守。眼看着幸灾乐祸挤眉弄眼的闲人越聚越多,他只好适度背叛一下。“老邱怎么搞的?确实不

该这样说么。这样吧，我给你道歉行不行？我代他向你道歉行不行？杀人也过头点地，我们认错了，不行么？”

“你不用道歉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只找他，要他到我家去坐一下，同我娘说清楚，就可以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会去的，你放心，肯定要去的。”

下午开会，邱书记成了霜打的秋茅，不时用袖口在额头抹汗，嘴里干净了许多，在造林一类问题上还无端称赞了吴玉和几次，散会时又主动前来招呼，说天在下雨，玉和同志你要不要借把伞？

玉和戴上自己的斗笠扬长而去。

“雨太太太大了吧？……”书记的结巴和巴结都留在远处。

几天过去了，玉和一心一意等着，等着老邱上门来的那一刻。其实他嘴硬心软，没准备下毒手和动大刑，甚至不打算说重话。他平日里对待牛马猪羊都和颜悦色从无恶语，如何会为难一个人？一个长官？他只要对方来坐一坐而已。坐一坐就是坐一坐么，喝杯茶，抽根烟，天南地北说几句，事情点到而止就行。玉和还准备了酒肉，说不定到时候还要贴上一顿呢。老邱最爱吃的小腌笋，他一直小心地留着。他知道老邱的行伍脾气，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那家伙不该在不当的时间、不当的场合、以不当的方式、向不当的对象撒泼发癫，这一背天理，二败习俗，岂能听之任之？士可杀不可侮也。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也。老话就是这么说的。

门外总算有了脚踏车的铃声，玉和清清嗓子出门迎候，发现来人不是老邱，是一个走门串户的蛇贩子。

屋前的老黄狗大吠，玉和拍拍身上的灰屑钻出厨房，发现来人仍然不是老邱，是一个挑着空箩筐的亲戚，大概是来借粮。

不是说了他会来的么？

玉和等得心越来越虚。直到家里的小腌笋霉得只能馊肥了,还不见姓邱的影子和声气。后来听人说,邱天保来什么来?这家伙刚接到调令,脚板下抹了油,已经去其他地方上任,你八人大轿也接他不来了。吴玉和顿时两眼发直,全身抽搐,像重重挨了一枪,胸口有撕裂的剧痛,差一点口喷万丈鲜血然后直挺挺地倒下去一命呜呼。天啊天,那家伙肇事逃逸,欠债不还,杀人不偿命,拉完臭屎屁股一擦就溜了?他吴玉和老娘头上的这一泡臭屎只能没完没了地顶下去?

他大病了一场,额头上贴膏药,在床上躺了半个月,整个人瘦下来一圈,不再兴冲冲地办文书、写对联、唱丧歌,也不再吹嘘祖上那些翰林、都督、御医的故事。他不知乡亲们会如何议论此事,甚至不敢出门见人,但相信自己已斯文扫地可笑如猴,他婆娘就是猴子的婆娘,他儿子就是猴子的儿子,他孙子将来就是猴子的孙子。一只飞鸟此时刚好把两滴稀粪拉在他的茶碗里,更让他看到了形势的严重。他拿定主意,忙去打听邱某人的去向,然后给所有去那个地方的人捎口信,拜托各位开车的司机、走娘家的女人、卖竹席的小贩、补锅或者修伞的师傅,去找到那个王八蛋,就说这里有个姓吴名玉和的人在等他,要找他,永远跟着他。他得听好了:躲得了初一但躲不过十五,他就是躲进了蛇洞,吴玉和也要挖洞灌水凿洞灌烟;他就是逃到了台湾,中国人民也一定要解放台湾!

不知这些口信捎到了没有。到最后,他气呼呼把儿子叫到面前,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,你给我带上一双草鞋和两斤米,明天就到河口乡去。记住:你到了那里,找到那个姓邱的货,一不要讲理,二不要打架,三不能毁坏东西,只是咒他邱天保不得好死。记住:你要咒九九八十一遍,嗯啦,八十一遍。你回来以后,老子付你口水费,让你吃三天肉!

儿子一听说吃肉,乐得摩拳擦掌,“要不要咒他绝代根?”

这是一种村里人最恶毒的命运预告。

“不可，他娃娃与此事无关。你不能乱来。”

“要不要咒他癞头猪在粪坑里肉的？”这是一种乡下的下流描绘。

“不可，他爹娘与此事无关。你也不能乱来。”

“要不要往他窗户里砸牛屎？”

“不可，不可。你砸了牛屎还不是他婆娘来清洗？他婆娘又没骂我，不关她的事。你休得连累无辜。”

儿子把老爹交代的政策和纪律记住了，顶着一个草帽，提一根打狗棍，斗志昂扬上路而去。不料他这一次毫无战果，原因是他寻到河口时，姓邱的不在那里，据说他不久前违法犯罪，闯下大祸，一头栽进了公安局。

玉和先是一惊：公安局？他姓邱的能犯什么罪？接着是一喜：老天总算开了眼啊？走多了夜路要碰鬼啊？这个贼坏子也有栽跟头的时候？再下来却有点左右为难：因为他听人说，天保那家伙吃官司，一不是拿错了钱，二不是上错了床，三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，不过是擅自下令砍了公路两旁的行道树。事情的起因，是河口遭受水灾，上面迟迟拨不下救灾款。眼看着几百灾民没房住，他一冒火，“妈那个×”，就带人去给干线公路猖狂地操刀剃头，把护路的樟树、杉树、梓树统统砍了，然后分给灾民盖房子——这种毁林毁路之罪，在抗美援朝的特殊时期尤其罪不可赦。

但不破坏又怎么办？不擅自不猖狂又如何？吴玉和大张着嘴，有点想不通：那些树反正没运出国，不都是给中国人享用了？又没烧成灰，没化成水，不也是派上了正当用场？这算什么违法犯罪呢？未必有了“黑木耳”“变戏法”，有了“篱笆公社”的革命哲学，灾民就可以不住房子了？或者房子就可以用纸片来糊？……邱天保居然为此获刑两年，丢了饭碗，一栽到

底，实在匪夷所思。玉和由此想到小人暗算、权奸作乱、昏君恶法、国运不兴一类大事，想着想着就把一段私仇暂时放下。这一天，去县城卖猪鬃和拉酒糟，他还忍不住去看一眼邱犯天保，想送上一碗牢饭。

在送完牢饭以后再啐他一口，这样做可能比较合适。

后来他知道，天保没蹲看守所，算是刑期监外执行。那家伙在县城也没住房，只是眼下靠老婆当临时工养家，就在城郊租了一间库房，方便老婆去大米厂上班。这样，玉和顶着烈日打听了好几个地方，最后在大米厂围墙外找到一排库房，找到了邱家一张歪门。库房是以前用来囤放石灰和水泥的，已经破旧，还阴湿，还窄狭，墙壁不过是篱笆上糊了些黄泥，炉灶不过是墙角里几块砖上架一口锅。有一张木椅因为少了一条腿，只能斜斜地靠着墙。一线蚂蚁从墙上爬到了椅子上，聚叮着几颗剩饭。

往日的大书记眼下又黑又瘦，胡子又乱又长，在黑暗中瞅了好半天才认出来人。但他没法站起来——右腿据说是不久前在一次批斗会上被踹伤。他只能捉住来客的手，禁不住浊泪一涌而出：“我在三个地方任职为官，前后干了十多年啊，没想到……没想到只有你今天来看我。”

“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就这样好。”玉和让对方坐稳。

“上茶！”老邱凶猛地表示客气。

一个小女孩赶忙来招待客人，但揭开热水瓶的盖，发现里面没有水；从井边提来半壶水，发现火柴盒又空了；好不容易从邻家引来火，又发现小铁筒里已无茶叶。看到这场忙乱，玉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他喝着一碗白水，见小女孩靠两张凳子相叠，爬到小阁楼上去写作业。“这么爬上爬下好危险，你不给她打一张楼梯？”

“早就拜托了人，都一个多月了，人家也没个回音。”

“怕是木匠没空吧？”

“没空？我算是明白了，世态炎凉啊，墙倒众人推啊。如今我成了王八蛋，还有什么人情面子？”

“这事好说，包在我身上。”

“麻烦你？不用，不用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”

“你啰嗦什么？五天之内，保你有楼梯用。”

“哎呀呀……”天保眼里闪着泪花，“那也好吧，到时候我给你算钱。”

“钱？你要说钱？那这事就不能谈了。我吃饱了没事干啊？要赚你这几个臭钱啊？算了，你另求高明吧，我也没得空。”

鼻涕声更响亮，天保再一次紧握来客的手，嘴巴张开了两三次，像一再慎重挑选词句，要说出激动和重要的什么话来。

玉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啊等着，甚至等得自己怦怦心跳，一心等到对方最应该说出的那句话，等着云开雾散阳光灿烂的美好。但不巧的是，小娃娃偏在这要命的时候问父亲一个字，又问一个题。这事刚消停，主人的老婆又下班回了家，于是天保的口舌胡乱支应离题万里，让玉和暗暗叫苦。

主妇见家里有客人，顾不上一身灰土，忙去买了一条鱼，打回一瓶酒，留客人吃晚饭。豆豉大蒜烩鱼的香味很快在窝棚里弥漫开来。天保揭开热气腾腾的汤盆，喜滋滋地说：“来来来，吃！”

“你吃。”

“你吃。”

“你先来。”

“你吃嘛吃嘛吃嘛。”

“你来嘛你来嘛。”

推让三番五次，天保嗓门越来越大，见客人还是怯怯地往后缩，竟急红了一张脸：“你到底吃不吃？”见客人呆呆的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端起鱼盆往地上咣当一砸，“不吃就不吃，不吃

了不吃了不吃了!”

他气呼呼地摸火柴抽烟,吓得玉和差一点翻下椅子,面色惨白,不知所措。好容易看清眼下的局面,玉和只得先安抚哇哇大哭的女娃,又与主妇争着去救地上的鱼,争着用扫把和抹布清理污秽。幸好装鱼的是铝盆,没砸破。主妇回头将鱼用清水漂一漂,略加油盐,还能上桌。

“你急什么急?人家这不是在吃吗?”主妇把筷子重新塞到丈夫手里。

一顿回锅鱼吃下来,邱犯天保还是喝醉了,脖子都红红的,哭出一把鼻涕一把泪,先是骂法院判决不公,接着骂自己脑子里长草,再骂某人落井下石,骂某人见风使舵,骂某人皮笑肉不笑,骂某人明明输了棋偏不认账……都是一些玉和不知头也不知尾的事,让他接不上话。只有妈那个×妈那个×妈那个×一类口白,“你小子”“我老子”一类前缀,玉和倒是听得耳熟。

玉和不再说话,只是一听对方说“吃”就赶紧操作筷子和嘴巴,全身紧张,一直持续到欠身告辞而去。

四天之后,一张小楼梯就由玉和求村里的木匠打好,托拖拉机手捎去县城。据说那楼梯又光洁又结实,长短恰到好处,还有防滑倒的挂钩,显然是来自一种用心的观测。邱家人见了喜不自禁。

但玉和再也没有去过那一家。有时捎去一包茶叶,有时捎去半袋豆子,这点人情倒是有的,但他不愿再进那扇门。日子久了,熟悉他的人才得知,他无非是嫌邱家缺文少墨,不遵礼数。做女儿的不会叫人,是个哑巴么?当主妇的在客人面前穿短裤,白花花的肉晃来晃去,天气再热也不能如此不成体统吧?再说吃饭,主先客后,这是规矩,就算是吃碗老萝卜烂白菜也得讲究的,为何推让几下你就要瞪着眼睛砸碗?你拷问犯人啊?你痞子闹场啊?真是莫名其妙——人家客方一个肚子是来装

饭的还是来装气的？一餐饭下来没长肉还要吓得掉肉啊？

最后一个捎豆子的人回来时说，邱天保已经搬家。相关的好消息是，因为不少群众一再上书，法院重审案件之后终于对邱天保改判。这家伙命好，八字硬，居然还得到某个大人物的赏识，虽写下一份深刻检讨，但最近被提拔为副县长了。

听到这事，吴先生点了点头。

“你不高兴吗？”传信人觉得对方还应该有更多表情。

吴先生提着牛鞭出门，“高兴什么？这家伙，落难惹人怜，得势遭人嫌。”走出地坪好远又在柳树林那边扔过来一句：“你们看吧，他那张嘴巴又会变成大屁眼，到处喷屎喷尿，哪个受得了？”

邱副县长是否到处喷屎喷尿，不得而知。不过他当然不会忘记玉和，据说很快就捎话来，邀他去县城走一走，请他去看什么大戏，接他去赏什么灯会，但玉和充耳不闻，就当没这回事。有一次，副县长在路上见到他，远远就要司机停车，热情万丈地迎上来，但玉和借口手上有泥水，没接住对方伸过来的手，自始至终也只是点点头，或者摇摇头，不咸不淡地支吾一下。

老伴事后埋怨他：“事情过去就过去了。你们这对冤家也结得不容易。照我说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得饶人处且饶人么，你呀……”

没料这句话引发玉和的勃然大怒：“我又不是个疯子，凭什么要握手？凭什么要应答？”

“他问问你有什么困难，怎么说也是好意吧？”

“困难？我最窝心的困难，他装模作样不知道？”

“他可能……真是忘记了？”

“这种事都能忘记？那他就更不是个人！”

老伴吓得舌头一伸，再也不敢接话。

一天，四五个乡干部一齐来到玉和的地头，见两口子栽瓜秧，就这个帮忙点粪，那个帮忙覆土，另有人大张旗鼓地砍树枝